

青春疼痛系列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5 不能忽视的青春文学写作新势力

QUN BAI YAO YAO
裙摆摇摇
少女作家组合



十二夜

妖精七七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二夜/妖精七七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8

(青春疼痛系列/饶雪漫主编)

ISBN 7-5354-3109-7

I.十…

II.妖…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59837 号

策 划:冯 海

责任编辑:冯 海

封面设计:阅优坊

责任印制:吴竹敏

内文设计:茉莉书装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07 传真:87679300 邮编: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10 层)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7 插页:1

版次: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50 千字

定价:18.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7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 | | |
|-----|---------------|
| 1 | 我不是最美丽的花朵（自序） |
| 7 | 滴水无痕 |
| 79 | 染染 |
| 119 | 一定要幸福 |
| 135 | 再见小王子 |
| 155 | 十二夜 |
| 171 | 在第四个冬天拥抱 |
| 183 | 我们要清澈如水（后记） |
| 197 | 这个小妖有点美（专访稿） |



妖精七七

我不是最美丽的花朵
I'm not the most beautiful flower

我不是最美丽的花朵

很多年以后 会不会忘掉彼此

我们拉勾上吊

说好一百年谁都不许变

我不是最美丽的花朵

可我想把纯白的脸种在你心里

整个冬天都蜗居在家里，过着阅读睡觉的简单生活。在这个四月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变得活蹦乱跳起来。兰州的初春还是很冷，我穿着灰白格子的薄衫走在路上，风使劲地往衣袖里钻，于是我走得更快了。不知道从何时起，开始习惯这样很快地走路，头也不回。

在第二本书刚刚出版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以后是否还能继续写字，继续出版第二本，可我一直坚信写字像我血管里潺潺流动的血液一样，从未停止。于是在这本书里，你们又能看到那些冬眠过后的天使们，他们又开始不安分地舞蹈起来，大幕拉开，不知疲倦，我甚至有点迫不及待地想像我把这本书笨手笨脚摔在手心里的模样，那样小心翼翼又思念绵长。

雪漫曾说，在我的心里，七七就是那样一朵纯白的小小的花，独自美丽地开放着。可如果真的要我把用自己用花朵打个比喻，我想，那便是向日葵吧。我曾想象自己站在大片大片一望无际的向日葵地里，每一朵花都朝着太阳的方向，它们从来不低头，即使风吹雨打，都一直昂着高高的头，朝着

希望的方向。我不是最美丽的花朵，可我始终不哭，即使最难过的时候也不掉一滴泪。

这本书的书名叫做《十二夜》。这是我一篇小说的名字。那是个幻想中虚无的故事，故事里的暗暗和我一样，喜欢穿棉布裙子，喜欢中国红，喜欢眼神迷离的男子，她是我内心深处的一个小小影子。故事的最后路离对暗暗说，我看不见天空的颜色了。可天空的颜色，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这是我十四岁时第一篇小说，想了很久，之所以把它放到这本书里，是想记得。记得自己最初写字的样子，那个留着齐腰长发在深夜写字的孩子模样。

城市的夜晚夜色潋滟，我总是喜欢那么晚出去。坐上三十四路环行车，看着它一圈又一圈环绕在这个城市里，从不越轨，沿着它应走的路线绕完整个城市，反复轮回。很晚的时候，车上的人稀稀落落，我打开车窗，把手臂伸出去，迎面而来呼啸的风声，那么大的风，这个城市总是有那么大的风。

我的眼睛手臂头发全都包裹在风里，无处可逃。闭上眼睛，放声大喊。七七你多么像一个天使，一个假扮的天使。

很久以来总在做一个重复的梦，我沿着陡峭的山坡跑下去，跑着跑着，腿一蹬，便飞了起来，我张开手臂，尽可能地飞很高很远，飞到心中那个我的世界。我只是个没有翅膀



一二三四五六七的七
假扮的娃娃

等待太阳的光芒带来希望
像孩子一样勇敢

的天使，文字一直以来就像是我的翅膀，它能够带我去更远的地方飞翔。

因为年轻，也并无太多经历。可是我却极爱幻想，我的小说也许是我纯粹幻想出来的，也许也会有生活中影子的折射，某一处场景，某一句话，某一个人，也许曾经或正在出现在我的生活里。就像你们会在这本书里看到的《滴水无痕》，那个叫做叶荆棘的姑娘，你们都应该是喜欢她的吧，她像极了我生活中的一个女孩，内心坚韧又如此强大。这样美好盛放的青春，它像一场迅疾的电影开场，一出现就让人无法阻挡。当时光流转成尘埃，那些日子还在每个人的记忆中，不曾老去。

一直觉得自己比较适合写散文。小说写起来让我内心有沉重和一股巨大的力量，不容拒绝地迎面而来。最终支离破碎的结局，然后归于平淡，如同捕风。

有人曾问我说，七七为什么你总在写悲剧呢。也许是我从来都不喜欢结局太过圆满和欢喜，幸福不是唾手可得，需历尽苦难。可即使是悲剧，我也一直觉得我的小说里，那些横冲直撞寻找幸福的孩子们最终都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幸福结局。

《染染》是我第一次尝试用另一种姿态和思想去描述一

个故事，这是在我以前的小说里从未有过的，算是一种探索。即使小丑染染最后从十七楼飞跃而下，可我仍然觉得，染染最终不再孤单不再害怕。她知道，外婆会在天堂里看着她，唱动听的歌谣给她听，她不会觉得疼。而琥珀永远永远安静地等在琥珀的川，直到染染找到她，牵着彼此的手，走到世界的尽头去。

很多故事，写到结尾的时候，不愿意再写下去，那些早已被我安排好的遭遇，一点点浮出水面，逐渐让我心疼起来。幸福，是我一直很喜欢的的一个词。而我小说里的孩子们，最终都应该是幸福了，至少是我意义里的幸福。

我不是最美丽的花朵，可仍在努力一点点绽放，心始终朝着太阳的方向。当你看到我笔下的天使们的在这个世界翩翩起舞的时候，欢喜也好，忧伤也罢，都与它一起舞蹈吧。珍惜最美好的年华带给我们的感动。

我们都是站在大风里的孩子，要手拉着手，才不会觉得寒冷。即使最孤单的时候，也要左手握右手，不掉一滴泪。

继续朝着通往幸福的路上狂奔。头也不回。

滴水无痕
Dropping water without ripples



花一样盛大的青春
不容拒绝地匆匆开放
然后垂垂老去

1

· 顷刻间大雨倾盆，玻璃窗有点脏了，雨点顺着窗沿流了下来，像流不完的泪滴。妈妈说我出生的时候就下着倾盆大雨，黄昏，六点半，盛夏的天空干净得没有任何瑕疵。十五岁盛夏的傍晚，他肆无忌惮直视的眼神让我不敢多看一眼。顾澈轻轻扯着我的衣角：荆棘，我们走吧。

这一年的夏天，太阳苍白得像在发烧生病的孩子。

懒洋洋的夏日午后，一只被风吹跑缠绕在树枝上的蝴蝶风筝，树下顾澈穿着水蓝色的长裙，直至脚踝。她孤单地看看挂在树上的风筝，孤立无援的样子让她看起来多少有些沮丧和拘谨。顾澈有一张这样好看的脸，即便是十二岁还未长成的少女模样，已出落得楚楚动人。

我走过去，把拎在手里的酱油瓶子放在一边。甩掉鞋子，试图几下爬上去，可树干太粗抱不住，我仍不死心地往上爬。咚的摔下来，哎呀一声，手臂和膝盖都擦破了皮，我

气呼呼地坐在一边喘着气。

颜澈跑过来紧张地拉着我说：“怎么了，怎么了？你没事吧？”我斜眼看了她一眼，她的眼眶已经红了，似乎一碰眼泪就要掉下来：“疼么？”

“不疼。”我甩开她的手，赶紧拍拍土站起来，可膝盖还是隐隐的疼。

她呜呜地哭了起来。

“你别哭啊，我没事，我真的不疼。”我拎起酱油瓶子，打算走了。

“荆棘，你等等。”我转身看她，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看到颜澈的样子，她长得真好看，皮肤那么白，甚至看不到一丝血色。

“荆棘，你们是不是都不愿意跟我玩？”

不知怎么我竟然紧张起来，我晃着手里的酱油瓶子眼睛看着别处：“他们说，你爸是杀人犯。我得回家去了。”说完我转身就走，走了好远一段路，转过头去，我看见颜澈还站在刚刚和我说话的地方，一动不动。

于是我又转回去，走到她身边。她咬着嘴唇，一句话不说，脸上还挂着未干的泪痕。我掏出兜里的手帕：“给你，别哭了。”

她不接，也不说话，可我看得出来她很伤心。“颜澈，

你别哭了。其实，我不讨厌你！走，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我拉着清澈的手，一路狂奔。我能感觉得到她手心微微渗出的汗，于是我把她的手握得更紧了。其实，我很喜欢清澈，她是小镇上最好看的小姑娘，总是不说话，眼睛始终水汪汪的，像随时都可以掉下泪来一样。可是，镇上的人都说，她的爸爸是个杀人犯，他杀了清澈的妈妈。妈妈不许我和清澈玩，镇上的孩子见了她也都会跑得远远的。从懂事起，我只见过清澈的奶奶，年迈的奶奶，她们住在小胡同最破烂的那个小阁楼上。可我是那样地喜欢她，喜欢她水蓝色的长裙，喜欢她眼泪汪汪的眼睛，喜欢她不说一句话倔强地站在那里……

来到铁路边的时候，我看到清澈笑了。也许她从未见过这样绵长延伸的铁路，它们向远方蜿蜒而去，遥远得没有尽头的一条路。铁路边有成簇大团的野花开放着，浅浅的紫色一片一片向远处蔓延，让人眼前一亮。野花边有几株向日葵，它们朝着太阳的方向，那种金色灿烂耀眼得不留一丝余地，仿佛要把整个世界都变得金灿灿的。

我和清澈躺在铁路边上，大口大口地呼吸着空气。

“荆棘，为什么带我来这里？”清澈歪过脑袋问我。

“你看到它们，就不会哭了。”我翻身爬起来，然后拉清澈起来，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清澈，以后不要总

是哭了。我会跟你一起上学一起玩，你不会再是一个人了。”

颜澈使劲地点头，原来她笑起来的样子，也那么好看。

天色沉下来的时候，我们才想到该回家了。在小镇的路口分手，我们各自朝家走去。刚到家，就听到雷声轰轰作响，我知道，一场大雨将至。关起窗户，看着雨点打落下来，我想起颜澈点头的样子。

从那天起，我与颜澈便真的一起上学，一起回家。一晃就是三年，直到考入这个镇上最好的中学。

在这所学校里，颜澈的名字无疑是响当当的。从她入校那一年起，成绩总是年级第一，那样美丽安静的女孩，身边却没有一个朋友，只因为她已经死去的父亲。

我和颜澈在一起，也变得与大家那样格格不入，我们像是学校里的两个异类。每次这个时候颜澈总是说：“荆棘，对不起！”我却不管不顾，拉着她在校园里走路，从不低头。我叶荆棘向来抬头走路，况且颜澈没有任何过错。

我发誓不允许任何人欺负颜澈，任何人。

我与颜澈每天放学回家时，总要去那条长满野花的铁路上玩。



那是十五岁盛夏的傍晚，我们被一群嬉笑猖狂的男孩围住，又是学校里那群人，他们总是欺负颜澈。在学校不敢横行大闹，竟然堵到这里来。

“叶荆棘，你走开，这没你事！”其中一个叼着烟的男孩大喊。我走上前去，一把护住颜澈，她下意识地站到我身后。那男孩见状，拉起我的胳膊就往外拽。我的胳膊被他拽得生疼，我一甩手，清脆的一声打在他脸上。

那群人怕是气急了，一拥而上，就要动手。

“住手！”从人群里走出一个人，胳膊一伸，挡在我面前，不说一句话。

“楚天，她……”刚刚拽我的那个男孩瞪着我对你说。

“我知道！”他一下吐掉叼在嘴里的野草。

我抬起头，可他肆无忌惮直视的眼神让我不敢再多看一眼，脸上那道很长的疤清晰可见，那么长的一道疤，在他脸上居然也显得如此和谐好看。

这个时候，颜澈轻轻扯着我的衣角：“荆棘，我们走吧。”

“让开！”我喊出这句话的时候，仍不敢再看他的眼神。可他居然收回了挡在我面前的手，我立刻拉着颜澈仓皇而逃。

我讨厌走雨天的路，我的苹果上面都是细细的水珠，咬了一口，因为看到了苹果上留下的血迹，所以扔了那个苹果，嘴唇出血。头发被雨水淋得像找不到家的流浪狗，透不过气来。颜澈总是安静地坐在那里，不说一句话。那些过去和过不去的事情让她无法呼吸，流泪的时候，会觉得疼吧。她像是我前世的一个美丽影子，这样的清晰，无从抗拒地出现，这是命中注定。

与颜澈不在一起时，我也常常会一个人去铁路边上，一坐就是一个下午。夏天总是常常下雨，好好的天气转眼就变了，我拔腿就往家跑。雨水溅在赤裸的小腿上，冰凉彻骨。

我想要在这个时候跑到颜澈家的小阁楼上去，拿起干毛巾擦干头发，她这时肯定会端来一杯热水说：“荆棘，赶快喝掉，就不冷了。”然后我把手中握着的红苹果给她，看她啃苹果时快乐的笑容。

跑到颜澈家的小胡同口，我看到了空荡荡的胡同里，只站着楚天一个人。那个几天前堵住我们去路的楚天；那个高我们两届因打架生事被学校开除的楚天；那个留着凌乱长发脸上有长长一道疤没有笑容的楚天。他不动声色地走过来，又一次堵住了我的去路。